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年譜一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姓王氏其先出晉光祿
大夫覽之裔本瑯琊人至曾孫右軍將軍羲
之徙居山陰又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自達溪
徙餘姚今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人
有文武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擢廣東叅
議死苗難子彥達綴羊革裹尸歸是為先生

五世祖御史郭純上其事於

朝廟祀增城彦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

禮易嘗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

朝廷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

為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

軒魏嘗齋漸嘗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

吟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所著有竹

軒稿江湖雜稿行於世封翰林院脩撰自槐

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追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
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又稱為龍山公成
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進封新
建伯龍山公常思山陰山水佳麗又為先世
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先生嘗
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咸
稱陽明先生云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娘十四月祖母
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
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
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群兒嬉有神僧過之
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
能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曰
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翁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
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
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
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
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

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
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
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
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
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
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
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
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
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

欲做聖賢耶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

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畧四方之
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
人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
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皤

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
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
亂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
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
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
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

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
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
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
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
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
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
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遂深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歸姚命從弟冕階宮及妹壻牧相與先生講析經義先生日則隨衆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愧不及後知之曰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譎一日悔之遂端

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斂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為奇驗○
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

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

第為耻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為耻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為先生得之乃謝曰老夫當退數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

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韜畧統馭之才於

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

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

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洽浹然物理吾心終若

判而為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有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春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

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
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
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朝廷下詔求言及
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
切

十有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有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作遊九
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是時道者蔡蓬頭善
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
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再三蔡
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相一笑而
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卧松毛不火食歷崑
險訪之正熟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
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
明道是儒家兩箇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他

移故後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

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

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衆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

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
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有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
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 國朝禮樂之制老
佛害道由於聖學不明綱紀不振由於名器
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及分封清戎禦夷
息訟皆有成法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

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
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
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
咸目以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時
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

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塲獄謫龍場驛驛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
彥微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
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為責其言如善
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
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不過
少示懲創非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
疑懼臣切惜之自是而後雖有上關宗社危

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

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伏願追收前旨
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
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
休哉疏入亦下 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
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

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
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
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
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
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
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
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
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
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

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
粵何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
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
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
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
尚書從鄱陽徃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
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已任者徐愛先生妹婿
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十三
學愛與蔡宗充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
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
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馱舌
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
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
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墀

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
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
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
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
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
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
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
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
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

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
 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
 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
 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
 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
 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
 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始 朝廷議設衛
 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
 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

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
 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為地方患先生
 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
 以寧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

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辯先生不語朱陸之學
 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

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徃復數四
 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覩於今日朱陸異
 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
 事師禮事之○後徐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
 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
 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迺不能孝弟知與
 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耳非
 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故

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曰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
 已是好矣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
 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是惡矣非聞
 後而始立心去惡也又如稱某人知孝某人
 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
 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古人分知行
 為二恐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先生曰此正
 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實

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已可理
會矣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間
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辭思惟省
察是之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無
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
着實躬行是之為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
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
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
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

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合一
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陸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
人心為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奸
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即斷射稽

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
曲勸諭民胥悔勝氣囂訟至有涕泣而歸者

由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遺告示十有六
 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
 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即滅因使城
 中關火巷定水次允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
 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
 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

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
 州見門人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
 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

友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
 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
 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
 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
 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
 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
 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
 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
 也

冬十有一月入覲

先生入京館於大興隆寺時黃宗賢縮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對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學○按宗賢至嘉靖壬午春復執贄稱門人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王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

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班垢駁蝕之鏡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蝕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纔拂便去至于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

勿以為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着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

憂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論晦菴象山之學王與菴讀象山書有執徐

成之與辯不決。先生曰：是朱非陸，天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成之之爭，與菴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成之謂先生漫為含糊兩解。若有以陰助與菴而為之地者，先生以書解之曰：與菴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

金書卷三十二 年譜一
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而
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
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
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
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
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
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

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為
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
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徇於其異而遂不以
察之乎是與菴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
是也吾兄是晦菴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
然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
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
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

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乎獨其平日汲
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
與之註釋考辯而論者遂疑玩物又其心慮
恐學者之蠟等而或失之於妄作必先之以
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
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煩而失之
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
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
時晦菴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

晦菴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夫二兄之所信
而是者既未盡其所以是則其所疑而非者
亦豈盡其所以非乎僕嘗以為晦菴之與象
山雖其所以為學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
為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
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
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
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笑而遂擯放
廢斥若砥砭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故

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爲象山一暴其說雖
以此得罪無恨晦菴之學既已章明於天下
而象山猶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
為之一洗者使晦菴有知將亦不能一日安
享於廟廡之間矣此僕之至情終亦必為兄
一吐露者亦何肯漫為兩解之說以陰助于
輿菴已乎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為吏部郎中

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事
以師禮是冬告病歸西樵先生為叙別之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

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之暇
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
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
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為文以
贈畧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

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盛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揚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

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辭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辭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君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

金華卷三十二 年譜一 二十四
冀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

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綴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顧應祥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沈及黃綰應良朱節蔡宗

充徐愛同受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 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

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其自叙云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

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功夫明善是誠身功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約禮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如此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

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教友期候黃綰不
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谿之源登
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歆遂
後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折慘然
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
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
其最所歎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輩習氣已
深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
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必得耳先生茲遊雖為

山水實注念愛綰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
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閑日與門
人遊遨瑯琊灤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
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
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於是從遊之衆自滁
始○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
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

金書卷三十二
年譜一
二十七
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箇物各
付物的意思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
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月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留居江浦候先
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曰滁之水入江流
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
空相思亦何益歆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

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
相即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蹠對
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
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黃宗明薛侃馬明
衡陸澄季本許相卿王激諸偁林達張寰唐
愈賢饒文璧劉觀時鄭騮周積郭慶樂惠劉
暎何鰲陳傑楊杓白說彭一之朱麓輩同聚

師門日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滌游學之士
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
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
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
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
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王嘉
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嘗警之曰吾幼時求
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
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

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辯惟篤志
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京師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

正憲字仲肅季叔易直先生充之孫西林守
信之第五子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
守文守章俱未舉子故龍山公為先生擇守

信子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御史楊典
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齋幡供諸佛奉迎佛
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
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
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後中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乞

恩歸一見為訣疏凡再上矣故辭甚懇切

十有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

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先
生

十月歸省至越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曰
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金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三十
十有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戮滅賊懼散歸以是年正月十六日開府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先生偵知之呼入卧室使之自擇生死隸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仍告諭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

辦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
要平恕毋得輕易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
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
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選民兵

先生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
三居其一窺伺剽掠大為民患當事者每遇
盜賊猖獗輒復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
年糜費逾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

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是以機宜屢失而
備禦益弛先生乃使四省兵備官於各屬弩
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
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
或懸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
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
為率中間更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
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於每
縣原額數內揀選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委

全書卷三十二 八年記一 三十一
該縣賢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
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
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
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
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
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平良
益有所恃而無恐矣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即移文三

省兵備剋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
日即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
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
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
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馬陷死之諸將
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
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
變在呼吸豈宜各持成說耶福建諸軍稍緝
咸有立功贖罪心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

即掩賊不備成功可必今既聲勢彰聞各賊必聯黨設械以禦我師且宜示以寬懈而猶執乘機之說以張皇於外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諸賊亦候吾土兵之集以下戰期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為勇變弱為強而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

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執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群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密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振地三省竒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

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
斬首從賊詹師富温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
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
南數十年逋寇悉平○是月奏捷具言福建
僉事胡璉叅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
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勞績
賜勅獎賚其餘陞賞有差初議進兵諭諸
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掩其不
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若賊果

盤據持重可以計困難以兵尅則用克國破
羗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
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
已而桓等狃於小勝不從間道故違節制以
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濟師先生獨以為見
兵二十有餘已為不少不宜坐待濟師以自
懈遙制以失機也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

于行臺得雨以為未足及班師一雨三日民
大悅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取王師
若時雨之義也先生乃為記

五月立兵符

先生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
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
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
人為一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
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

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
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才
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才力優者
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
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
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
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
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
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

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行之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檢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為民患今幸破滅湏為俯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巡檢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方賊之據河頭也窮兇極惡至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力而始克蕩平若不及今為久遠之圖不過數年勢將復起後悔無及矣蓋盜賊之患譬諸病人興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攝

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也
○按是月聞蔡宗亮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
同舉進士先生曰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動
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亦自主張未得
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
處耳又聞曰仁在告買田嘗上為諸友久聚
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

分廣鹽許至表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
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勅諭有便宜處
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
便宜行事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會請
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至是先生疏請遂
有提督之命後不復更疏以我國家有
罰典有賞格然罰典止行于叅提之後而不

行于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于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無成功今後凡遇討賊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領兵衆有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具報覆實奏聞陞賞如制若生擒賊徒問明即押赴市曹斬之以徇庶使人知警畏亦可比于令典決不待時者如此則賞

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起即得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建又曰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齊一人心作興士氣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誠得以大軍誅賞之法責而行之於平時假臣等令旗令牌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矣事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為宜從所請於是改巡撫為提

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
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倖請監其軍
瓊奏以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
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惟省城有警
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按敕諭有曰江西
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
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
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
捕則北奔蓋因地方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

調難為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
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
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
賊滋多地方受禍今日所奏及各該部覆奏
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脩理城
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但聽便宜
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
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
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四十一
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諭之曰人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過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憤然而怒又使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

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耳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

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况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人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後

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赦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

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
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
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
豈如今日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
形遁跡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
亦有何好乎爾等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
即視爾為良民更不追爾舊惡若習性已成
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
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

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于三年
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
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矣嗚呼
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
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
下○按是論文藹然哀憐無辜之情可以想
見虞廷干羽之化矣故當時酋長若黃金巢
盧珂等即率眾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降 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拆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奸
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聞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
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泃頭諸賊巢
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鍾明貴

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脩戰
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
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
陳金題請三省夾攻先生以桶岡橫水左溪
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
廣言之則桶岡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
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為之腹心
而桶岡為之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
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

必不利今議進兵橫水左溪剋期在十一月朔賊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必以為先事桶岡觀望未備乘此急擊之可以得志由是移兵臨桶岡破竹之勢成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首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衆請乘勝進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

堅其所由入惟瑣匙龍葫蘆洞察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礮石可以禦我師雖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伏或有不

全書卷三十一
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之賊
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
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
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首
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首級一千一百四俘
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敕獎諭○是役
也監軍副使楊璋叅議黃宏領兵都指揮許
清指揮使郊文知府邢珣季敦伍文定唐淳
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

隨征叅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同知
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鸞
宋瑤陸墩千戶陳偉高睿等咸上功○酋長謝
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
志珊曰亦不容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
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鈎致之或縱其酒或助
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
語門人曰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厰長龍三巡檢司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爲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

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檢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有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泐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字楊仕德誠可與共學解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爲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讐殺自願築城爲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

以病也

襲平大帽洲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洲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洲頭乘之乃爲

告諭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非一
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諭何足憑待金巢等
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釋罪推誠撫之
各願目投於是擇其衆五百人從征橫水橫
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
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
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皆言
池氏凶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曰狼兵易與耳
調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

不能久也咸請濟師不從乃密畫方畧使各
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為戰
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
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
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佯信之因怒珂等
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實將伐木開道討
之賊聞且信且懼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
生欲藉珂以給三泐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
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知既

喜諾先生復授其意叅隨密示行杖人令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曷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泐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已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

禮節生疎我来頒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捍酋來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叅隨數人館伴複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詬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

八書卷三十二
生記一
五十一
曰自此至三泐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
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耳聞贛
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
曰正節尚未犒賞柰何初二日令有司大意
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
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
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
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
南冷水直搗下泐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

生躡躡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
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湏臾後山炮
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
七日丁未也兵備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郊文
知府陳祥邢珣季敷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
壘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
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
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湏半月始達而
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

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
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西路伏起一
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
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
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
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謂 朝廷若
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事動無掣肘可以相
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
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剿撫之先後則

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
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
若欲夾攻以快一朝之忿則計賊二萬湏兵
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兵未出境賊
已深逃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脇從之輩耳况
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
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
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
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是

全書卷三十二 今年部一 五十二
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以為夾
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
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
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
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
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泷頭賊巢與廣東
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
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
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

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
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
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
省兵齊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矣
今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
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
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
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
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

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為風
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徹意必不疑
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茂有不濟者
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
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即獎勵統兵叅
將史春使之即日回軍及計斬泐頭廣東尚
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班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

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
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
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
興立社學巡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
長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
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
漸成禮讓之俗矣○按訓蒙大意示教讀劉
伯頌等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悌忠信禮義
廉耻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

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
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
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
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戲而憚
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
之則衰痿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
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
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
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

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
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
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若責其檢束而不知
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彼視
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讐而不
欲見矣求其為善也得乎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
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

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非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檢司於泃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廕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先生具疏辭免曰臣過蒙國恩授以巡撫之寄時臣方抱病請告偶值前官有托疾避難之嫌朝廷譴之簡書臣遂狼狽蒞事當是時兵耗財匱盜熾民窮束手無策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臣力之薄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得以伸縮如志舉動自由一鼓而破橫水再

金書卷三十一 八年譜一 五十一
鼓而滅桶岡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泖再
鼓而下九連皆本兵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况臣福過災
生已嘗懇疏求告今乃求退獲進引咎蒙賚
其如賞功之典何奏入不允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未暇寧居門人薛侃歐陽德
梁焯何廷仁黃弘綱薛俊楊驥郭治周仲周
衝周魁郭持平劉道衷夢麟王舜鵬王學益

余光黃槐密黃瑩吳倫陳稷劉魯扶黻吳鶴
薛僑薛宗銓歐陽昱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
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
指示入道之方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
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
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
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
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
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

見聞至是錄刻成書傍為之釋而引以叙

刻朱子晚年定論

先生序畧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

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明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諸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

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啾啾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徃徃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

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嘗遊南岳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陸澄謀耕雪上之

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
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捷一日設酒
食勞諸生且曰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
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
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
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改之直至登堂行事
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

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為也諸生聞言
愈省各畏

十月舉鄉約

先生自大征後以為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
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辭有曰頃
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若騷
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
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冥頑者之罪有司撫
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

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
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脇從無辜悉已寬
貸地方雖以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
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豫故今特為保
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
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
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

十有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

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
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
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
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
多蔽河而下寡不敵衆勢莫能遏乃上議以
為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
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究利歸
於豪右况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
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

全書卷三十一 年譜一 六十一
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
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
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為宜開復廣鹽
著為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二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廕

以三泐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
疏辭免謂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
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曰柳衡諸

金書卷三十三
全書卷三十三
處群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 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

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脇衆謀叛奉 敕 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午至豐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株連富民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妾費按察使陸完

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為本兵首復護衛樹
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為武宗後其內
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
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
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
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士
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
已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
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耶是時江彬方寵

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
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
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
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
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為內主上廼令太
監常霖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
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
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
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
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
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
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
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
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
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
等贊之欲內閣降勅責鎮巡而給事中徐之
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

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
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
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曰
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于趙
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日
瓊至左順門見元領勅謂曰此大事何不廷
宣乃留當廷領之勅有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
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

護衛元領勅旣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
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
兵操江爲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
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
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
奔告偵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詔使
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
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
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

明旦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比
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于衆曰汝等
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后
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令
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逵從下大呼曰 朝廷
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火
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
曠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王

宏御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
胡濂叅政陳杲劉斐叅議許效廉黃宏僉事
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
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為太
監迎士實為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為國
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揮叅政王倫為兵部
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脇布
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
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

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
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
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賢以壺注酒
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
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
深啣之比罷歸小劉咲曰爺爺尚思寧王
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
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
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櫥開則長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六
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 旨大索賢家
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
臞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
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
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
家與秦滌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
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
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
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
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戊
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
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
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
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
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
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魚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為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容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

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陸萬，分道並進。尅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勅旨為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閱，念四投降，密狀令

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
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楸與
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
慶季數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楸士實養正
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
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為偽都督總一百
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
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
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

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
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
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
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
必矣乃從直房頃剋覆十三䟽首請下詔削
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
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
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
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克

全書卷三十三
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
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
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
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
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先生在吉安守益
趨見曰聞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
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為屋叛則焚之我過其
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
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

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
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
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父柰何已遣報之急
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
遭變暫留姑為牽制攻討俟 命師之至即

從初心時奉 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
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偽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
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
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
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
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
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

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
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
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
自克責易輟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
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
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于樟樹巳酉誓師
庚戌次市以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尅期會于樟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十一
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
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
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
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
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
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
已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諜知賊設伏于新
舊廠以爲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
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汭分布既

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
為備甚嚴及廠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
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登
遂入城擒拱櫟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
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脇從封府
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
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衆
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
九江皆為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

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
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
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于黃家渡丙
辰戰于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
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
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
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

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退
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
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
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
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
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
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

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
逸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
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
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
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
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
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
璣兵亦至先生以為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
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

饒州知府林瑛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
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
定立銳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舟
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
連舟為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為火
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
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群臣責不用命
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
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十四
為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偽黨士
實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楨
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勳何塘王行吳七
火信等數百復執脇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金
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邾文馬驥白昂等擒
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
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剿戊
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
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

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
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
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
間不容髮故復圖為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
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洪嘗見龍光述張
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
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
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為武林驛丞
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間何事非間嘗

金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孰識即使光
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檄人
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
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論
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
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
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
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
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

仰視不知即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
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于心烏能
遽白哉○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
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省
屏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
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
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
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為佛狼機銃
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

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
士友論學不輒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
髮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衆咸色怖驚
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
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
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
者衆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
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
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

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
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
結極易辯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
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
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
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
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

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
具疏諫止畧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
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
惰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
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攪之民已帖竊惟宸
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
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姦細臣下之奏
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
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

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
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
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
賊雖擒亂未已也○是月 疏免江西稅
益王 淮王餉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實
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叅九江南康矢
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

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
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
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
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
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宗親與遇戰而
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
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

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
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
昔助濠尚為脇從今為窮迫所激奸黨群起
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
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群小在君
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
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
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
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

寺○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
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
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恐
後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
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
次日来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
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
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
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衣

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
他語而別

奉 勅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
淮揚群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
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
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方挾宸濠
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

附會肆為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酌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

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連復

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
草菴中適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
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
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
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
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
見水波拍岸泊泊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
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
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江

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
彬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
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
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于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以晦日
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已
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
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
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

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
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
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
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
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後征官屬列於左
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
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巳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
遭濠亂小民乘隙爲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
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畧
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
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
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
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

金書卷三十三
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歛當是之時有
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
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
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
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
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剗其腹腎之
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
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寵朱節上
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
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
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
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
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
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為壑烟火斷
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

也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按是時 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叙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官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

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

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

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想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

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

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

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

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綸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

差而千里之謬實起於此不可不辯

是月至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
動靜相知者俱請回省無蹈危疑先生不從
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
入室啣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
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
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先生曰公等何
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

帖然縱有大變亦避不得吾所以不輕動者
亦有深慮焉耳○洪昔葺師疏便道歸省與
再報濠反疏同日而上心疑之豈當國家危
急存亡之日而暇及此也當是時倡義興師
濠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不與
其事者至諫止 親征疏乃嘆古人處成功
之際難矣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

全書卷三十三
年譜二
二十九
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
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
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畧前奏入諸
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尚書霍韜
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
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
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
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御史黎龍曰平
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

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
捐軀亡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搆為飛語欲
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
之者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
定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開主知而不使過
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民扶善類而不
欲罪移非辜且先是發瑾罪狀首以規護衛
為言實以逆謀之成萌於護衛之復其早辯
預防非有體國愛民之心不能及此○洪謂

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變蓋
忠泰挾天子以偕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
無日不在畏即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乘
輿還宮以起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
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改
元之兆先徵於茲矣噫豈偶然哉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
生令叅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
藝已而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

此何為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
之一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
傳先生有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
禮際武陵冀元亨為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
故遣往謝狎與濠論學濠大咲曰人癡乃至
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
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索釁不得遂建

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
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寃

世宗登極詔將釋前已得疾後五日卒於獄
同門陸澄應典輩備棺殮訃聞先生爲位慟
哭之元亨字惟乾舉鄉試其學以務實不欺
為主而謹於一念在獄視諸囚不異一體諸
囚日涕泣至是稍稍聽學自慰湖廣逮其家
妻李與二女懼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
肯有他乎手治麻桌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

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歸按察諸
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
囚服不釋麻桌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
閨門衽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
恤其家○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畧曰
憶龍岡嘗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
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事
暗相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
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

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
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
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
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哉
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
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
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
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龍岡反
舍語予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

吉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
倭濠是時議者紛然予與龍岡竊嘆莫能辯
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行非
蓋其僞也龍岡舌尚在至京師見四方人士
猶有爲前言者否乎盍以語予者語之其後
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
文以奠辭曰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
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
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

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
母也嗚呼哀哉其事在是年六月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
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
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
平之日來說至是凡四請嘗聞海日翁病危
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
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
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
不着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

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各院道取濠廢地逆
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稅境內稍甦嘗遺守
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
如度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
急湏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

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
以二詩為贄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
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
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
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
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
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
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良字以汝止○進
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

問律呂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
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
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
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
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
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
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潮歐陽德魏良
弼李遂舒芬及表行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
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

徹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
人所同特學者未得悟故其隨俗習非今
苟以是心至吾又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
心忍乎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
沙之汰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為
也當唐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
而來者俱指為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
文奎吳子金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

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
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
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者乃
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
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
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
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

全書卷三十三
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
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後知解上入認
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
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
奚疑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
墓者何以為辯只得開墳將子孫滴血真偽
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
一點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

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
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
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
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有問所謂則
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為何如也問語友人
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
如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
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旁有健
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

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衍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

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

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

顧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充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

煩勞也區區歸道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
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
徐徐而來也○庚辰春甘泉湛先生避地髮
履塚下與霍兀厓韜方叔 同時家居為會
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
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是秋兀厓過洪都論
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
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
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

蓋亦難矣至是甘泉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
學洪範先生遺書甘泉曰隨意體認天理是
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
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
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
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畧指路徑使人自思
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
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
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

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
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
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
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先是
倫彥式以訓嘗過虔中問學是月遣弟以諒
遺書問曰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
何先生曰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
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
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

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
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
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
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
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
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
將迎起伏相迎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後
欲之謂動

六月赴 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

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 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是月二十日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為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至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按乞歸省疏畧曰臣自兩年

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復權姦讒嫉恐懼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天啓神聖入承大統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以誅斥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也豈不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

叙其悲慘離隔之懷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
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
而况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
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
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故
臣敢冒罪以請○與陸澄論養生京中人回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
嘗斃力於此矣後乃知養德養身只是一事
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恐懼而專心於
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
之說亦在其中矣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
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
長春之屬皆是彼所稱述以為祖師者其得
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
所指也元靜氣弱多病但宜清心寡慾一意
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
自惑亂聰明斃精竭神無益也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支深信之乃排衆議請親命率二姪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贄請見明日夏淳范引年吳仁柴鳳孫應奎諸陽徐珊管州谷鍾秀黃文煥

周于德楊珂等凡七十四人

十有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兩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差行

人齋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温旨存問父華
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
集先生捧觴為壽翁感然曰寧濠之變皆以
汝為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
搆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安乎知不免矣
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
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
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幸又以為懼也先生
沈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全書卷三十三

四十四

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三終

卷三十三終

書